



学会享受乐趣

■郭文艺

每天清晨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睁开双眼先进入书房更新我的自传体小说——《在黑夜与黎明前穿行》。

写上两个小时后，会感觉有点饿，便去厨房扒拉几口饭。每次吃过这一天当中的第一顿饭，我就会在客厅里不停地踱步，来来回回要走半个多小时，到这间卧室晃晃，再走到那间卧室看看，目的就是为了拖延进书房的时间。往往脑海里越是清晰地跳着即将要写的轮廓，越是不敢进入书房，这样的状态，已经持续好长时间了。

之所以会这样，倒不是我这个人臃懒，而是惧怕面对回忆，甚或，我是惧怕面对父辈、祖辈们。

每次只要享受完美食，面对这部自传体时，我都会双眼涨红好一阵子，牢牢、久久陷入到往事里不能自拔。

金秋的九月中旬，玉米在故乡的的大地上成了标志的坐标体，大豆裂开了荚，芝麻、花生各自成簇骄傲地舒展着身体，供奉出自己油漉漉的果实。

这样的景象，对于这片土地上的农民，对于我，本该是人间欢庆的时节。然而，想想我的父亲、我的二爷、我的祖父、祖母，他们都静静地躺着，躺在这片玉米与大豆的间隙里。他们不再与我一样，不能享受这人间欢乐，再也不需要忙碌这一季收获。只要一想到他们，我的泪水就会不争气地在眼眶里来回打转。

每次我饱含热情想走近书房，想续写我和他们之间的故事时，便会战战兢兢地在门口徘徊，如履薄冰般提笔。倒不是担心写不好，或是写好了没处放，怕的是每次都要赤裸裸面对回忆，回忆我的父亲、我的二爷、我的祖父和祖母。我想，他们可能也一样望着我，他们的灵魂，也一定在那个遥远的地方，默默地庇护着我，保佑着我们这个家。

我如今已年近四十，仍旧一事无成，我一想到此，就无颜再提父辈、祖辈们的事。他们给了我生命应有的色彩，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，他们的身影一个个都铁打似地立在生活的标杆里，护着这个家族，为的是不让外人小瞧，为的是让后辈们有志。

这些，在今天看来，他们曾经的伟大都是为了家族史的壮举。

我生性懦弱，这一点和父亲极不相似。

父亲活着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平白欺负我，没有人敢瞧不起这个家。尽管那时这个家是穷了些。甚至说，他们若要欺负我，是先要在心底里掂量掂量能不能承受父亲铁一般的拳头。

父亲不怕吃苦，在家乡是出了名的能干，在日子最紧迫时，他一人能打三份工，中间也不用歇息。

父亲的孝顺十里八乡无人不知，祖母病时，隆冬腊月天，村里不通车，父亲抱着用棉被包裹着的祖母，踏着雪水一步一小跑地赶往县医院。

再说祖父，几十年里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不出田地边，硬生生给四个儿子盖了四套房，娶了四双媳妇，媳妇一个比一个贤惠。

祖母脾气好，一辈子不骂人，也从不和邻里拌嘴。有了好吃的、好用的东西，首先会想着给邻居们送点过去。

二爷为了给这个家族减压，一生不娶，养了一圈牛羊，卖了牛羊去换钱给祖父做帮衬，帮祖父把几个儿子带大，再看着我的父辈们各自成家立业，一个个都远走他乡，二爷最终老成了矮倭瓜一般。

二爷秉性好强，有着一身的倔强，把家族管理得风生水起，没人不夸赞。

如今，祖辈们一个个都走了。他们曾经拥有的这些毅力和锐气，在今天的我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效仿和做到的，这也是我日日夜夜都不敢面对回忆，面对站在梦里的他们的因由所在。

时光涣散，不觉又一个十年消尽。

我有时候就想，他们彼岸会是怎样的一个生存方式呢？凭着祖父的勤劳、祖母的善良和二爷的倔强，天上人间都差不到哪里去。

还有父亲，在这人间劳苦了大半辈子的他，彼岸也该清闲些。学城里人养养花、溜溜鸟，享受些本该在他这个年龄段享受的乐趣，倒也真好。

如是，我甘愿半生潦倒，守着这一世的牵挂。



妈

■谭惠

“小然，周末回来啦？你妈去摘豌豆去了，在小庙旁边的地里。”还没走到家门口，同住在一个胡同的邻居婶子就告诉我妈的去向。

“唉，不让她去摘了，咋又去了呢！”我无奈地叹息。

把电动车停放在院子大门外，我去找妈拿钥匙。远远就看见村子里几位妇人分散在地里摘豌豆。

刚到小庙旁的地头，还没瞅见妈，就听见一位辈分较长的年轻妇人，我平时称呼她为“老太太”的邻居在喊：“老崔，你闺女回来了。”我边笑着给邻居打招呼，边搜索着妈的身影。我注意到妈猛地站起来，看见是我后，迅速拍上下衣兜，从裤兜里面摸出钥匙，就快步朝我走来。

邻居“老太太”打趣道，“这会儿耳朵不聋了，一说闺女回来就都听见了。”“我闺女回来了，咋能听不见。”妈大笑着说，笑得眼睛睁不开，眯成了一条缝。

“你别动，就站在那。”我朝妈喊。对妈无奈又心疼，无奈妈很固执，总不听劝，我心疼妈的身体，因为膝盖疼而走路不利索。我走近妈，只看见妈被太阳晒得通红的脸，汗珠挂满整个额头，粗糙而带有斑点的手朝我递着钥匙，因穿的久而显得有些褪色的衣服上散发着汗味，嘴里反复催着让我赶紧回家休息。

我接过钥匙，蹲下来，边和妈一起摘豌豆，边劝妈说摘豌豆挣不了几个钱，腿脚又不好，腰腿还疼，挣这个辛苦钱一点也不划算。妈还是老样子，说知道、没事之类的话让我放心。嘴里不断地重复让我回家，说这儿太晒，她马上也回家。最后，在妈的坚持下，我只好先回了家。

临近中午的时候，妈才佝偻着背，颤巍巍地走回来，她再一次哄骗了我。

细数往事，相似的情况不胜枚举。小时候，家中有什么好吃的，妈总爱说她吃过了或者用她不喜欢吃来推脱，全部给我吃。慢慢长大了，看见妈常年做着繁重的农活，我便劝她慢点干，建议妈找大伯或者亲戚帮忙，表示周末放假了我也可以回去帮忙。妈说，没事，不累的，再种几块地也能干完，让我不要瞎操心。上大学后，因为不能经常回家，我便打电话劝妈不要省钱，缺什么东西都要买，别什么都舍不得。妈说，家里什么都不缺，缺什么她自己都会买，让我安心学习，不用挂念她。就这样，我在妈编织的“谎言”中开心幸福地度过了美好的青春岁月。

疫情期间，在家时间比较长，通过邻居“告状”以及几个月的朝夕相处，我识破了妈之前的“谎言”，了解到妈过去的生活状况以及目前的身体情况。

邻居对我说，平时妈特别省吃俭用，都是买最便宜的菜，或者长期吃地里种的那两样菜；无论什么活，只要挣钱，她都是第一个冲上去，例如摘豌豆、刨大蒜、捡红薯等等。妈的膝盖骨膜劳损，走起路来晃悠悠、颤巍巍的，还患有腰椎间盘突出，走路时总是托着腰，不断揉着、拍着、捶着。

我知道，妈真的老了……

这个星期再回家，家里已收完了麦，种上了玉米，虽然天气一直干旱，但妈也浇完了水……妈的背更弯了，走路也更慢了。我装作无事的样子默默站在妈身旁，轻拍着妈的背，妈感觉到了，怕我担心，赶紧笑呵呵地轻轻挺起胸直起背。

闲暇时，我又劝说妈：“别种地了，既累也不挣钱，我能养你。”妈乐呵呵地说：“好，明年就不种地了。”我颇有点意外，希望这次妈说的是真的，不再是善意的“谎言”。

走进秋天

■王伟

走进秋天
就走进了世界的寥廓
秋意氤氲 天高云淡
金风送爽 谷熟果香
枫叶用激情的颜色
点燃生命的辉煌

走进秋天
就走进了成熟的季节
果实昭示丰收的喜悦
大豆颗粒饱满



玉米弥漫馨香
石榴和柿子在枝头
泛着喜庆的光泽

走进秋天
就走进了岁月的宁静
谷物归仓 田野空旷
农人舒展着疲惫
在虫鸣中安然入梦
落叶沉静如画
沿着铺满月光的小路 我们回家